

## 奇香緣



者，其餘僅為頭破及損傷肢體而已。  
當時在山巴之例，因打鬥為人命時  
生之事，故只有發生人命之後治罪  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×有心向事業發展，即汝等亦  
欲其有所成就也，此事即如下山虎之交  
，而此六七人，猶信不已，蓋彼實預定  
計劃此爲撩打之先鋒隊也。此時以巡場  
等皆不與較，無可爲發作而步，而攤錢  
又適扒空時，則爲開四矣，此六七人有  
機可乘，則強謂攤官扒多一錢，實爲一  
攤，攤官力辯，而其人益喧嘩，一人便  
起一腳，而攤檻已翻飛數尺高矣。所以  
銀錢推錢等物，已如落網狀，紛紛傾漏  
於地，人則一手執攤官胸前衣襟，一手  
拳將下矣，而賭場四週「有白鶲」高喊  
衝入，阿×震羽竭力抵抗，不使各人逼  
進堵場內，阿×此時實不能以理曉之，  
乃一躍上攤官側，以千字手一下，而執  
攤官胸襟者已呀呀一聲，抱手而走，蓋  
其手已折矣，而飛腳翻檻之人，以爲  
阿×爲毒鳥巡場人，即飛起脚向阿×  
卜踏踢來，亞×一側其身斜手一搭，其  
脚已上阿×所握，阿×更借勢向場外一  
送，其一送倒飛場外。

其後場外欲衝入之人，正與阿×手  
下相持，突飛來，人，如在山頂滾下  
巨石，蓋阿×此時挺立衆，僅微用  
「劈空掌」之方，反將敵人倒斃數尺，  
如風捲殘葉，紛紛仰仆，敵人益怒  
喊呼「潮湧」，阿×手下暗，以阿×之  
神力如司驚，精神益壯，鬥志益堅，  
故能寡衆，蓋初時尚未信阿×確爲  
身懷絕技之人，今見其一下，勢，矯若  
游龍，已足驚嘆詫異，心有恃，希神  
恐，拒倍增，而地胆狗，羽，無，  
衝人以助壯夫，阿×遂從容執豆狀，  
給其麻了人逐個執起一拋，鄉，擲落衝  
進之衆，頭上，受之者十九皆跌仆，翻  
破血流，勇氣減殺大半矣，「地胆狗」  
遂至擊退，衆人見狀，知不能敵矣，  
紛紛抱頭作鼠竄，而地胆狗，猶如箭雨，  
追之，又下乃追逐狂駛，幸亞×預料丁  
事勿擾，故是役所有，當手足重傷

，所以三叔羅洪預告亞×，但專殺  
地胆狗之威，便可以獨霸山巴矣，此次  
地胆狗損傷過半，又不敢報復於是說仔  
之名乃傳出大埠，下山虎聞之，羞頂  
如燒心，幾番欲親自入山巴以迎仇  
，而小蘭香與弟姐未知亞×之技厲害  
，乃出計以禍策卜山虎，不使其入山巴  
，失策是兵聞知此事，而欲以亞×為友  
之心益切，於是父親趕車入山巴以迎仇  
，X出大埠，亦無人敢正眼視矣，三叔等  
以掛亞×之名在北也，我之所以勸  
亞×出大埠者小爲亞×前程計而已，大  
家亦知亞